

田野中国丛书

SERIES OF FIELDWORK IN CHINA

Editor-in-chief: Yin Shaoting

主编：尹绍亭

云南山地民族文化生态的变迁

CULTURAL-ECOLOGICAL CHANGES
AMONG THE HILL ETHNIC GROUPS
IN YUNNAN

尹绍亭 著
YIN SHAO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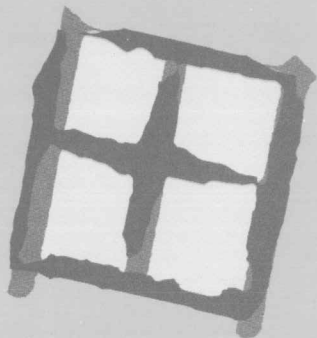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Yunnan Publishing Group Corporation

云南教育出版社

YUNN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田野中国丛书

SERIES OF FIELDWORK IN CHINA

主编：尹绍亭

Editor-in-chief: Yin Shaoting


云南山地民族文化生态的变迁

CULTURAL-ECOLOGICAL CHANGES
AMONG THE HILL ETHNIC GROUPS
IN YUNNAN

尹绍亭 著

YIN SHAOTING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YUNNAN PUBLISHING GROUP CORPORATION

 云南教育出版社
YUNN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南山地民族文化生态的变迁/尹绍亭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8.12

(田野中国丛书/尹绍亭主编)

ISBN 978-7-5415-3663-2

I. 云… II. 尹… III. 山地—少数民族—文化生态学—研究—云南省 IV. K28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83868号

责任编辑	李 旭
整体设计	陈 俊
责任印制	张 旻
书 名	田野中国丛书 云南山地民族文化生态的变迁
著 者	尹绍亭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650034) 市场营销部: 0871-4120814 传真: 0871-4121007
网 站	http://www.yneph.com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实业总公司二厂
字 数	243 000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375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5-3663-2
定 价	33.00元

凡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0878-3122889)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总序

回顾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及其前后是其发足的时期。在国难当头灾难深重的时代，学者们颠沛流离，“中国之大已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然而就是在那样异常严酷的情况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开创者们凭着崇高的理想追求和锲而不舍的精神，筚路蓝缕，锐意开拓，面向世界，立足本土，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关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这一段早期发展的历史，国内外相关介绍评论不少，其代表性的人物及其著作已为人们所熟知。20世纪40年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后人类学民族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学科”而被取消。这一时期的人类学民族学者，不可能再从事西方学科理论及个人感兴趣的研究，也几乎完全断绝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他们所能做的，便是积极投身于由中央政府组织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活动当中。学科被取消，加之调查活动完全由政治和意识形态主导，学术不具备独立研究的平台，所以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曲折低潮时期。然而其时大批学者为了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政治任务，不畏艰险，深入不毛之地，长时期住在乡村，认真访谈记录，仅就资料而言，无论从整体调查的广度看，还是从个人调查的深度看，比较今天的某些民族调查和某些学者的田野工作，可以说是毫不逊色的。然而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色彩过于强烈，理论和观点局限于既定的教条，因此五六十年代的少数民族大调查除了呈现给人们上百册的形式划一观点雷同的文本之外，人们完全看不到那一时代学者们的真实生动的田野经历、体验、情感、

思考乃至能够显现个性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不足、缺陷、遗憾和损失！这就是人们对于那一段史无前例的少数民族大调查评价不是太高而且多有争议的原因。

1997年，中国民俗学会年会在昆明召开，期间宋兆麟先生与我应邀到云南教育出版社拜会何学惠社长和几位领导。宋先生与我提出策划出版一套“人类学田野调查随笔丛书”的建议，该社领导当即欣然采纳。此后我担任此丛书的主编，首先想到的便是如何“抢救”50年代老前辈学者们的“田野财富和遗产”。这一想法得到了前辈学者们的赞赏和支持，李绍明先生便曾说：这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数十年过去了，时代变了，政治清明了，学术自由了，不必再背负包袱和带着假面，可以用新的理论、观点、方法重新整理、发掘、提升过去的研究，也可以用比较自由的随笔的形式书写昔日田野难忘的往事、工作、事件、过程、感受乃至逸闻趣事，这既是个人的生命史，也是贵重的学术资料和成果，其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丛书的主旨确定了，起始阶段的组稿工作也比较顺利，一些前辈学者热情颇高。不过后来的情况却出人意料，几位德高望重的先生不幸先后辞世；几位已过古稀之年的先生虽心有余而力不支，难以再提笔写作；年纪稍轻一点的，或因病魔缠身无法工作，或因资料散佚无所凭藉，或因离开学坛久远终致兴趣全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晃十年过去了，前辈们完成的书稿仅为六部，加上拙著，一共七部，远未达到原定的目标，令人多少有些失望。不过经历了这么长的组稿过程，我深知人生短暂，沧海桑田，能够获得前辈学者的六部书稿已属不易。六书的作者分别是杜玉亭、宋兆麟、杨光海、蔡家麒、王国祥（孟翔）、杨毓襄。其中宋兆麟先生写泸沽湖畔的普米人，资料来源于他于1963年、1980年和1981年对云南宁蒗县、四川盐

源县和木里县的田野调查。蔡家麒先生的田野作业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其调查对象先是甘肃青海的保安族和大小兴安岭的鄂伦春族，后是云南的独龙族、景颇族、汉族、彝族和傈僳族等。王国祥（孟翔）先生的田野工作也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50年来他一直执著于傣族、布朗族以及克木人等的调查，此次他加盟的著作，是对克木人的专题调查研究。杜玉亭先生1958年开始从事民族调查研究，现在虽已步入古稀之年，然而每年仍然坚持长达数月的田野调查，其书是他50年田野研究和学术成果的总结，他将其视为“盖棺之作”，为此倾注心血之巨自不待言。杨光海先生可以称为中国民族电影拍摄的第一人。其著作是对20世纪50年代以他为中心的摄制组拍摄佤族、苦聪人、独龙族等民族志电影的经历的记录。杨毓骧先生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对象为滇西北和藏东南一带的少数民族，其资料积累较多，此次提供的文本主要着笔于独龙族和藏族。笔者从80年代初期从事田野调查，迄今20余年，拙著是以十年前出版之《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加以后10余年的跟踪调查资料（图片）合并而成，为刀耕火种及其变迁的专题研究。拙著能忝列于前辈们的大作之中，实属荣耀；至于由作为后生的笔者担任丛书的主编，虽然有悖常规，然而能为前辈服务自当义不容辞。

就在本丛书组稿的十年间，山东、北京等地的出版社捷足先登，冠以“田野随笔”和“田野实录”之名的几套丛书先后问世，不过丛书的规模都比较小，原因不用说当为稿源稀缺之故。所以，就现在的情况而言，无论哪位主编和哪家出版社，欲策划全面回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规模田野调查丛书的计划并付诸实施都是不现实的。由此看来，本丛书规模虽小，

对于当代山地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仍然有许多可供借鉴和利用的“精华”。

第三，我不同意强行禁止刀耕火种的主张和做法。因为在刀耕火种农业系统尚能保持良性循环的地区，强行禁止只会带来系统的混乱，造成人为的生态灾难；而在森林严重退化、刀耕火种农业系统难以有序运行的地区，则应尊重和支持山地民族的调适与选择，并为其生计和文化的转型积极创造条件，这才是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第四，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虽然积极肯定刀耕火种的历史、生态和文化的价值，不同意强行禁止刀耕火种的主张和做法，然而却并非是“刀耕火种万岁”（山地民族的语言）的拥护者。刀耕火种和所有文化事像一样，是一个历史过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兴盛，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也必然会衰落、消亡。本书所展现的内容，便是一部刀耕火种由盛入衰的文化生态史，笔者的研究，目的在于描述其特殊的内涵和演变的规律，从而提醒人们应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拙著出版至今已有16年，16年来云南西南部山地和山地民族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所产生的种种后果，均雄辩地证明深入田野、虚心向山地民族学习是多么地重要！一项科学研究、一部学术著作，如果能够解答一个难题、阐释一种文化、反映一段历史，我认为那就是好的研究和著作了。而从学术的层面看，如果还能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创新、有所贡献的话，那自然更有意义。不必讳言，笔者在从事刀耕火种研究之初，理论准备是不够充分的。其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信息渠道不畅，无法充分参考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自己的探索。在田野调查中，笔者感悟到“文化适应”的理论是可以较好地解释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把“钥匙”，

运用这把“钥匙”，不仅可以认识人类生计多样性的实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能够进一步去认识与之关联的社会构造和精神文化。人类学的文化适应理论是生态学生物适应理论的借用和创造，而作为生态学原理的“生态系统”，仍然可以运用到人类生计文化系统的分析当中。人类的任何一种生计文化系统，都是以自然生态系统为基础并融合了人类的目的、策略和行为的文化系统。作为调查研究的方法，首先从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的分析入手，继而考察文化适应的事象，以此为基础，再进一步研究系统中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的关系，从而获得对一种生计文化系统的结构、功能以及演变过程的清晰而完整的认识，这便是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反复摸索找到的研究途径和方法。笔者从后来的学习和交流中知道，新进化论的代表学者斯图尔德于20世纪30~40年代在其创立的文化生态学中便已提出了文化适应的理论，而对这一理论的深化和完善以及生态系统方法论的运用则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生态人类学和民族生态学产生和发展的结果。在学术信息十分闭塞的情况下，笔者之所以能够不落窠臼、冲破禁忌、另辟蹊径，而且在理论和方法的关注点上能够与国际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基本一致，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得益于“田野”这位好“老师”。人类学者、民族学者之所以迷恋田野，对其怀有深厚的感情，原因就在于此。

刀耕火种研究是我田野生涯的最早和比较重要的部分，这不仅使我懂得了山地民族的文化，而且使我懂得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学术研究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当云南教育出版社将“田野中国”丛书正式列入出版计划之后，我即希望将此书修订后再次奉献给读者。“行行重行行”，费孝通先生曾以此言冠作书名，那是他漫漫人生的体验，亦是对后学的殷切勉励。

前言

我从事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最早的田野调查研究专著名为《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该书于1991年作为“中国民族文化专题研究丛书”之一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国内外许多学者与我相识，并长期保持交流关系，便是通过此书开始的。十多年过去了，书店里早已见不到此书的踪影，可是还常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前来联系购书。最近，云南教育出版社又委托我主编“田野中国”丛书。作为主编和作者之一，我想将此书再次奉献给读者，这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直到今天，此书仍然是我从事田野研究的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次，从其写作方法来看，比较符合“田野中国”这套丛书的要求，即可读性较强一些；再次，新版本增加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的300余幅田野图片，不仅大大丰富了书的内容，翔实而形象地表现了云南刀耕火种由盛转衰的过程，生动地反映了山民们的生态和生活，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做了新的探索，即以影视手段去展现时下倍受学界关注的“生态史”、“环境史”的研究主题，因此，这样的田野作品就显得特别有意义了。

本书的田野调查对象，是云南西南部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20世纪70~80年代，由于工业社会快速发展所导致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恶果的凸现，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最受瞩目的问题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与热带、亚热带森林关系密切的刀耕火种农业，自然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成为了不同学科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

对此中国也不例外。“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动乱刚刚结

束，科研秩序基本恢复正常，生态环境问题便被提上议事日程。一些较为敏感的学者由此出发，很快把目光投向了云南西双版纳等地的刀耕火种农业。于是，对过去很少有人关心的边疆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农业的研究突然热闹起来，对刀耕火种农业批评、指责的文章和报道频频出现在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当中。从民众到官员，从地方到中央，都对其表示出严重的关切。刀耕火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山地民族不种水田而要砍树烧山？新中国几十年来为何屡禁不止？这是当时人们迫切想要弄明白的问题。而其时学术界的回应大致有这么几种观点：刀耕火种是山地民族的原始习俗；刀耕火种是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刀耕火种是锄耕和犁耕农业发明之前的原始农业形态。以上几种说法，虽然角度有所不同，然而均认为刀耕火种属于原始社会的范畴，或者说它是原始社会的产物。至于山地民族为什么不改变这种生产方式，为什么政府屡禁不止，原因便是山地民族“原始落后”，“他们尚未彻底跨出原始社会的门槛”。

以上的观点和解释，一般人很容易接受，然而从人类学的角度审视，那却是沿袭古典进化论思维模式的想象和臆断，是经不起推敲和检验的。最简单的道理：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过了数十年社会主义的改造和整合，其间还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农业学大寨以及“文化大革命”等等运动的冲击，所有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实际上已毫无例外的被融入了国家的行政体制和经济科技体系之中，所谓与世隔绝、原封不动的原始社会和原始民族其实早已成为历史而不复存在了。既然如此，那么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山地民族所从事的刀耕火种，怎么还能称之为“原始习俗”和“原始社会生产方式”

呢？可见，要正确认识刀耕火种，还不能轻信和依据千百年来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支离破碎的某些文字记载，还必须抛弃千百年来习以为常地对待少数民族的歧视、偏见和成见，还必须从人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而从研究方法而言，则必须走出书斋，走向田野，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舍此别无他途。

说到田野调查，那是许多学科都不可缺少的研究途径。不过人类学、民族学的田野调查与其他学科比较，却至少有两点不同：一是人类学、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必须尊重被调查者及其文化，要以“主位”的角度去学习、调查、研究；二是人类学、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必须有足够长的时间，最好能学会被调查者的语言，只有长时间的深入观察和体验，才有可能理解被调查者的文化并充分验证研究者的理论假说。我的田野调查不能说做得很好，但是基本遵循了上述原则。我的研究之所以得出了完全不同于前人和他人的观点和结论，正是得益于这样的田野调查，得益于虚心向被许多学者指责为“破坏森林的罪恶者”的山地民族学习的结果。我与前人和他人的观点、结论的不同，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我不同意“当代”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是“原始社会的习俗和生产方式”的说法，而明确指出刀耕火种乃是山地民族的生计形态，是生存于热带、亚热带森林中的民族对其生态环境和资源的适应利用方式，或者说是山地森林民族的生存技术和文化。我们只有正确的认识它，才能维护它、改造它。

第二，我以充分的资料说明把刀耕火种视为“不知锄耕和犁耕，只知道砍倒烧光的原始农业的观点的错误，而明确提出它是一个十分独特和内涵十分丰富的传统知识体系”，是千百年来山地民族的文化积累，它具有很高的科学和学术价值，它

然而仍能以前辈学者的著作为主，某种程度上还是体现了“抢救特殊文化遗产”的良苦用心。也正因为如此，这套丛书也才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笔者在编入此丛书的拙著的“后记”里写着这样一句话：“于我而言，云南教育出版社可谓是一块收获的‘福地’。”在当下学术著作出版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该社的何学惠、李安泰两位社长和杨云宝副社长等领导能够宽容编者几近十年的“拖拍”，仍然信守诺言热情支持出版“田野中国丛书”，实属难能可贵！

在此谨代表丛书的几位作者，向云南教育出版社的领导以及为丛书编辑付出大量辛苦的黄敏先生、李旭先生和赵宝华女士等致以衷心的感谢！

尹绍亭

2008年5月28日

识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亚洲非洲语言文化研究所

702研究室

目 录

总序	1
前言	1
上篇 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	1
绵延不绝的山火	3
山林中的“蛮夷”	14
“原始农业”质疑	24
“从山到坝”商榷	35
“砍倒烧光”辩	49
说“火耨”	59
释“粗放”	66
析“轮歇”	74
考“戳土为穴”	84
观“百宝地”	92
论“游耕”	100
固定耕地	113
社会组织和土地制度	119
农耕礼仪	128
环境保护	140
刀耕火种的生态学	149
生态危机与调适	155
下篇 一部影像表现的文化生态史	163

20世纪50年代的山民生态 ·····	165
一、与世隔绝的独龙江·····	166
二、独龙族的渔猎·····	172
三、独龙族的刀耕火种·····	175
四、独龙族的生活习俗·····	182
五、独龙族的祭祀和节庆·····	186
六、苦聪人的迁徙生活·····	190
七、佧族的仪式和农耕·····	194
20世纪80年代的山民生态 ·····	195
一、滇西南山地景观·····	196
二、村寨和民居·····	205
三、生产工具·····	215
四、砍烧林地·····	221
五、播种与中耕·····	229
六、作物与收获·····	237
七、采集狩猎·····	248
八、纺纱织布·····	258
九、建房与交易·····	270
十、信仰与节庆·····	278
20世纪90年代迄今的山民生态 ·····	290
一、多样性发展之路·····	291
二、茶遍青山·····	300
三、胶林似海·····	309
四、最后的小普西·····	316
五、布朗山绝唱·····	327
初版后记 ·····	339
再版后记 ·····	343

Table of Contents

Preface	1
Foreword	1
Part I A Cultural-Ecological System of Controversy	1
The Ever-Lasting Mountain Fire	3
Man Yi(Savages)in the Mountains	14
A Query on "Primitive Agriculture"	24
A Debate on "From Mountains to Lowlands"	35
An Argument for "Cutting down Trees and Burning up"	49
An Illustration of "Burning up"	59
An Explanation of "Extensive Cultivation"	66
An Analysis of "Shifting Cultivation"	74
A View on "Digging and Planting"	84
A Glimpse of "Treasure-Fields"	92
A Discussion on "Shifting Cultivation"	100
Permanent Farmlands	113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Land Institutions	119
Agricultural Rites	128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140
The Ecology Reflected in Slash-and-Burn Agriculture	149
Ecological Crisis and Adaptation	155
Part II A History of Ecological-Cultural Performed	

with Photographs.....	163
The Ecological Systems Maintained by Mountainous Peoples in the 1950s.....	165
I .Isolated Dulong River.....	166
II .Fishing and Hunting by Dulong People.....	172
III .Slash-and-Burn Agriculture by Dulong People.....	175
IV .Living Customs of Dulong People.....	182
V .Rituals and Festivals by Dulong People.....	186
VI .Migrating Life of Kucong People.....	190
VII .Rites and Cultivation by Wa People.....	194
The Ecological Systems Maintained by Mountainous Peoples in the 1980s.....	195
I .The Mountainous Landscape in Southwest Yunnan.....	196
II .Villages and Houses.....	205
III .Production Tools.....	215
IV .Cutting and Burning Trees.....	221
V .Sowing and Cultivating.....	229
VI .Crops and Harvest.....	237
VII .Gathering and Hunting.....	248
VIII .Spinning and Weaving.....	258
IX .House Building and Trading.....	270
X .Religions and Festivals.....	278
The Ecological Systems Maintained by Mountainous Peoples from the 1990s to Now.....	290
I .A Road to Multi-development.....	291
II .Green Mountains of Tea Trees.....	300
III .Rubber Trees.....	309